

今生定要你相思刻骨



①下

墨若青鸦

著

相思刻骨

今生定要你

Always

thinking

of m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今生定要你相思刻骨

①下

墨若青鸦
著

Always

thinking

of m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CONTENTS
目 录

第十八章 涮羊肉

第十九章 非我无情

第二十章 地震

第二十一章 冤家路窄

第二十二章 黄粱一梦

第二十三章 恶报

第二十四章 心如死灰

第二十五章 画室

第二十六章 别打脸

457 439 421 406 387 371 352 335 317

CONTENTS
目 录

第二十七章 扬眉吐气

第二十八章 老别墅

第二十九章 六姑奶奶

第三十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

第三十一章 不许言败

第三十二章 局中局

第三十三章 绑架

第三十四章 真相大白

604 586 572 554 535 514 494 475

第十八章 涮羊肉

这天晚上，燕陈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。内容很简短，只有软软的一句话：“姐姐，我老公是不是非常帅呀？”那么娇嗲小女孩的语气，看上去校园里烂漫的粉红樱花，甜软到梦幻，可爱极了。倘若收短信的是燕楚，没准就痞痞地跑过去搭讪几句，黑进对方的电脑看照片了。倘若收短信的是姜玥，那丫头年纪小小，却最爱充大，绝对会屁颠儿屁颠儿地和对方聊起来。

偏偏是燕陈。一来，燕陈不喜欢“姐姐”这个称呼。叫她“姐姐”的，背后十个有九个都恨不得用刀捅上来。二来，燕陈性子冷淡，她可不像燕楚、姜玥那么闲，是人是鬼都跑去聊得热火朝天。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，指尖一点，燕陈几乎没多想，径自就把短信删除了。

“偶像，你在看什么呢？”

就在她伸手准备把手机拿开的时候，姜玥跳了过来，一双墨褐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，好奇地伸头看。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是骚扰短信。”燕陈淡淡应了声。她答得波澜不惊，可姜玥小丫头惊鸿一瞥下，明明看见了有“老公”两个字，老公是什么意思啊！嘿嘿……这明明是代表着“奸情”的一个词组啊，人类因为这两个字才传宗接代繁衍不息顺带着秀恩爱啊！

哎呀，偶像一定是在给二哥发短信，都叫老公了！眼珠一转，姜玥脸上绽开大大的笑容，笑得可爱极了：“偶像，你决定什么时候嫁给我二哥啊……”

姜玥直到现在还记得和哥哥们打赌呢，捏着小拳头，她志骄意满。按照她的想法，自家哥哥长得那么那么帅，又那么那么有才华，正常女孩都应该喜欢二哥啊！循序渐进什么的都太磨叽了，这个时候，果断就应该开门见山刷存在感。存在感多了，在一起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。

姜玥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狂热地看着燕陈，还来不及绽出灿烂的光彩，脑门上忽然被人一敲。

“疼！”冷不丁跳了起来，小姑娘捂着脑门，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猫一样，气鼓鼓地说，

“谁打我脑袋？”

“你猜。”燕楚露齿一笑，利索地举着一盘樱桃，从她脑门顶上擦了过去。

“燕楚！”墨褐色的眼睛里绽出了愤怒的光焰，小姜玥气恼得几乎要跳了起来。

“玥玥，你有没有问问你二哥，你到底和他是不是真的亲兄妹？”把樱桃果盘搁在桌子上，燕楚笑着看着姜玥，眼神又黑又亮。

“啊？”被他这么认真的目光看着，害得姜玥也忍不住皱起

了细细的眉毛，一下子郑重起来。

“比如，同父异母那种？”燕楚摸着下巴，像煞有介事。

“这不大可能吧……”姜玥吓了一跳，连忙想要解释一下单纯干净的家庭关系。就在这时，诸人的耳畔边上，忽然传来一个低沉，却似有贯穿人心力量的磁性嗓音。

“楚哥。”

偌大的客厅中，大门虚掩，不知为谁留了一扇门，也不知谁在等谁归来，推开了防盗门，换上了舒适的拖鞋，拍开了屋外雨雪霏霏的凉气息。含笑在门口，一边听着一边盯着，没人说得清那发声的人，是什么时候来，来了多久，又听了多少。只知，那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，男人的语调柔和仿佛大提琴的低音区，漂亮得仿佛连音沫沾着阳光般绚烂的笑意。他应是听到了不赞同的观点，终于忍不住打破这和谐的氛围。

他温和道：“玥玥就一小姑娘，欺负小孩可不是君子所为。”清淡的语气如同深秋时节金黄色的梧桐叶，在幽静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簌簌而落——温醇柔和，却透着一股令人安心的韧劲。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，就在门角，呼吸吐纳，满满的春的气息。

乍听见这个声音，燕陈的指甲忍不住掐入了掌心，眼瞳狠狠地一缩，这还能是谁！不用看，她都知这是姜薄东的声音，那是她爱到了心尖尖的那个人，他的声音。根本不用继续去想，燕陈都能清楚地知道那人容貌绝丽，情商奇高。

燕陈的脑海里似有七尺生宣——是国画大师最精湛深厚的笔力，一笔笔劲透雪白的纸背：淡墨银红樱桃色，色泽从浅到深，由浓转淡，天神的右手在她的脑海中徐徐勾勒涂抹出一抹绚丽的

容貌、一道峻拔有力的身影，从苍白到鲜活，跃然而出，生机勃勃。

没见他时，燕陈一直在想：“燕陈，你振作点，想想色彤都因为和你交好，红颜薄命了……你这种连爹妈都不要的天煞孤星，活该没人要，没人疼。姜薄东那么好，你干吗还要坑害无辜。”

可直到这一刻，听见了姜薄东的声音以后，嘈杂如泡沫般挤在脑海里的杂念瞬间如溪水涤尘，云散月霁。

我为什么是天煞孤星？我为什么是坑害无辜？我只想和他在一起，又是哪里错了？无数固执的小念头挤挤攘攘，揪着燕陈的心，一遍遍地追问着她的心，问得她仓皇而逃，无处藏身，问得她惊惶不定，满心不甘。

“燕陈，你完了！”心底一座万仞铁壁的城池轰然坍塌。低低地对自己苦笑一声，燕陈的手指紧紧地捏着设计图的一角，沉重地抬起眼眸。

“我为什么要放手？”粗糙的纸面抵在掌心，几乎沁出了细细的汗意。她听见自己的心里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，固执地对自己说。

直到此时，姜公子曾在燕陈的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，在不知不觉里竟枝叶茂盛，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无法拔根！在抬头的刹那之间，燕陈的眼睛亮若星辰，剔透如水，坚定得让人心中不由得明亮起来。

燕陈抬头的角度，十分微妙，恰与姜薄东来了个对视。此时，姜玥背对着燕陈，燕楚与燕陈并肩而坐。阿水咬着笔头正一笔一画地在写作业，所以她这样情绪上的一种变化，一群的“路人甲”都没看见，只有姜薄东看见了。燕陈的眼睛有多亮，燕楚他们不

知道，只有姜薄东知道，恋人之间细微的互动，彼此才最敏感。

一直以来，两人的相处模式都是姜薄东付出，姜薄东付出，姜薄东再付出……燕陈比三尺寒冰还要冰冷冻人。燕陈像碉堡城墙，攻之不破，百毒不侵，姜薄东单方面被虐得满脸血一身伤，要搁别人，早丢盔弃甲了，可姜薄东却甘之如饴。

他理解燕陈的遭遇，心疼燕陈的过去，喜欢到极致，于是不计较得失，可再不计较得失的男人……也渴望被爱。

一个做好了十年抗战准备、优秀到极致的男人，竟然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受挫。当受挫成习惯的某一天，却峰回路转地得到了“爱”的回音——燕陈对他微笑，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他。这一切，都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回音，让姜薄东忽然像是被打了一剂定心针似的，一下子在心里确定了：这媳妇，妥妥地没得跑了！

他的眼睛刹那间亮得仿佛是最亮的星子坠落在湖水中，心中似有礼花在此起彼伏地绽放。这是什么感觉？就像是穷困潦倒的难民中了五百万；饥寒交迫的旅人遇见了燃灯的小旅馆；走投无路的堕天使得到了上帝的救赎。奔波多日，本来姜薄东已经很疲倦，可就在此时此刻，他心里的尘埃忽然像水洗一般，一扫而净。

眼睛熠熠生辉一瞬不眨地看着燕陈，他弯唇一笑：“我回来了。”那是用眼神，无声又温和地和燕陈报平安。

“我知道。”燕陈抿了抿唇，同样微微一笑。

燕楚看不见妹妹的眼神，可不代表他看不见姜薄东啊！客厅里的气氛柔软下来，不说话，都像是有无声的幸福的水波在周围融融地满溢，是温和，是清澈，是暖心又柔软的清泉水。要是平时，燕楚遇见这样的氛围，还是很乐意体会祝福一下的。可今儿

个……不得不说姜薄东倒霉，遇燕楚“大姨父”来了。

“哎，小玥玥，别琢磨你家有几个亲戚几口人了，你看看那是谁来了？”不怀好意地捅了捅姜玥，燕楚和颜悦色，说得还挺温和的。

“谁？”这边，姜玥完全沉浸在燕楚的语言陷阱里，嘟囔着自家家谱，头也不抬丢了一句。

“你看看……”

“看什么嘛，我很忙。”鼓着小脸，姜玥像煞有介事地叉着腰，还准备数落数落为老不尊的燕楚哥哥，眼角余光一扫，却冷不丁撞见了门口一身湿气，笑容温暖的青年。

“二哥！”这时候，谁管她一家几口，自个儿是不是妈妈从外面抱回来的这种隐藏家族史啊！姜玥高兴地扑了上去。

姜薄东胳膊猛然一重，只觉有什么沉甸甸地扑上了胳膊。熟悉的家人气息，娇养的妹妹。耳畔喋喋不休的声音，迫使他不得不收回落在燕陈那儿的目光。低下头，男人就看见妹妹灿烂的笑脸，原本是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可姜玥小妹妹就是有本事打破一个不可言说的恩爱氛围。

“二哥，你去哪儿了？这几天我都没见你回过家。二哥，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啊！二哥，你眼底怎么青青的……难道是……和人打架？谁啊！连我二哥也敢打！哥，你三二一說出谁打你了，我一二三抄家伙帮你去报仇啊。”才多大点工夫，小丫头跳过去，上下打量，又严肃琢磨，一大段话像连珠弹似的蹦了出来，不愧是燕楚拉出来的种子选手！这么点工夫，竟然迅速地搅和黄了燕陈和姜薄东之间培养出来的亲密氛围。

干得好啊丫头！燕楚满眼的得意扬扬，高兴得差点冲着小姜玥吹一个响亮的口哨。可惜，灯泡都是一百瓦的，亮堂的程度却委实不咋样。燕楚满以为被这么一搅和，妹妹和姜公子之间的互动至少也得收敛收敛。可他就没想到，抬头一看，老血都快喷出来了。

他妹子居然不配合啊！明明知道自己不喜欢姜薄东，燕陈清澈如水的眼眸竟然还静静地盯着姜薄东，说不出的色静清川。

燕楚傻眼了，这个小心眼的男人还记仇着丽江那档子事呢，郁闷得都快跳起来了：妹啊，你敢不敢争点儿气。不就是男人嘛，哥认识的海了去了，分分钟让你脱单有没有！彻底忘记自己还没脱单的小心眼男人齙着牙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自来熟地揽住了姜薄东的肩膀，笑嘻嘻地再下一剂猛药，道：“哟，姜公子忙完大事小事，终于舍得过来看一眼了啊。”

姜薄东是什么人，能听不出他言外之意吗？未来大舅子要来挑事，让他无功而返，似乎有点不够意思。在平时，姜薄东还真不介意陪他玩玩儿，可今几个太累了，眼波一闪，姜薄东笑得温和无害：“再不来，还不知道楚哥怎么忽悠我妹呢……”

“什么叫忽悠，我这叫能言善谈！咱长得亲民，才和小玥玥有的聊。再说了，我再怎么和小玥玥聊得高兴，也总比你先下手为强把我妹吃干抹净了强！”两件事明明不是一回事……可燕楚偏偏要放到一起来说。

姜薄东对未来大舅子跳脱无厘头的奇妙脑洞也算是服气了：“楚哥……”他莞尔一笑，抿着唇，还琢磨着怎么打发掉这枚亮瞎眼的大灯泡。

燕楚不耐烦地挥手：“少和哥套近乎，谁是你楚哥啊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一边在旁边写作业，安静得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阿水忽然抬起头，忍不住轻轻喊了一句：“阿楚哥哥。”

小阿水被燕楚养了这么一阵子，先前蜡黄的脸色好转很多，虽然看着还瘦瘦小小的，可小小的脸蛋上嵌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，小兔儿似的，格外可爱。

燕楚这人特别浑！怎么个浑法？脾气怪！你别看他笑嘻嘻，一张无害无辜的娃娃脸，可丫打从心底里不待见小孩，见小孩就烦，他嫌熊孩子不着调。他都不怕你吃着饭，把他勺子拿走在马桶里洗洗，重新给他拿回来了。他最怕那种无法无天的倒霉孩子见什么毁什么，手机乱磕碰都无所谓，电脑逮着键盘乱按这叫什么事？写好脚本的软盘芯片被划花这是什么鬼？

这种熊孩子，燕楚见着绝对哪儿远躲哪儿。可阿水……燕楚也想讨厌，却莫名其妙地讨厌不起来。也不知怎么着，他总觉得阿水身上有一种令他非常熟悉的气息，像极了燕楚曾经认识的一个朋友——那是燕楚在黑客社会工程学攻击中唯一觉得惊艳的某次案例！对方天分极高，性格虽谨慎胆怯，却极有想法。

两年前，燕楚在黑入国外某个号称网络安全性极高，无坚不摧的某个网站时，曾和那位朋友“擦肩而过”。燕楚原准备“追踪”过去，却发现对方极其谨慎。燕楚这边才有动作，对方立马“惊觉”，带着黑到手的资料消失得极其迅速。燕楚对这个“朋友”极有兴趣，可惜，不等燕楚查到对方的来历窝点，那位线上的“幽灵”就彻底消失了——任由燕楚使什么法子，砸多大的石头，也溅不出个水花。

有时候，燕楚甚至会觉得自己神神道道，给自己折腾出一个“假想敌”。这世上有才华的家伙，大多张扬到极致，怎么会谨慎胆怯……

要不是遇见阿水，燕楚根本想不到自己还遇见过这么一号让他惊艳又欢喜的“同行”。人与人之间的气场很奇妙，就是因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令燕楚总也忍不住去逗阿水。越逗，阿水越躲他，可是燕楚还就越有兴趣了。

平常燕楚就算再这么闹腾，阿水都是安安静静地当他的隐形人，不吱声。可今几个，阿水居然喊了一句“燕楚哥哥”。燕楚心里一乐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弯弯月牙儿。

“怎么了？小阿水？”和颜悦色的，某个小心眼的男人也挺有意思的，多大点工夫，立马把姜薄东丢一边了。

用大尾巴狼来形容燕楚再贴切不过！连燕陈都见着哥哥那发光的眼神，偏燕楚还不知道自个儿笑得有多期待。

阿水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燕楚于是好声好气地劝道：“小阿水有话尽管说，别怕啊。”那感觉，就仿佛你不说事儿就是不给他面子似的。霎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阿水的身上了。

姜玥好奇地看他，姜薄东好奇地盯着他，连燕陈……也看着他。阿水从未经历过这般的众人瞩目，脸色唰地红到了耳根，小声音，羞涩道：“我怕说了，阿楚哥哥就生气了。”

“我怎么会生气？我这么喜欢小孩子的人，怎么会和小孩子生气呢！”脸不红心不跳地扯着谎，你越不说，燕楚心里还越有一个小羽毛挠着，痒着呢。

别人尚没什么感觉，可燕陈听到阿水说了这么一句，冷不丁

一咂摸，忽然觉得哪里不对。哥哥不了解阿水，可燕陈了解啊。小家伙看着静默不发，却委实是个腹黑的小子。阿水特崇拜姜薄东。有时候，燕陈给姜薄东吃软钉子，还都是小阿水在中间调解。

如今，燕楚这么和姜薄东对着干，惹恼了小小的精灵鬼，谁知道小家伙会冒出什么惊人之语。燕陈心里七上八下，还准备和哥哥提个醒，就见阿水睁着黑漆漆的大眼睛，细声细气，小声说：

“阿楚哥哥，我有一件事挺不明白的。”

小孩的纯真是最好的伪装，平常谁会对小孩有戒心啊！听阿水这么一问，某小心眼的男人笑嘻嘻，想也不想道：“什么事不明白？问我啊。”拍着胸脯，丝毫没反应自己似乎掉坑里了。

燕陈心里一个咯噔，抚额不忍再看。果然，燕楚这话一说完，阿水纯良无辜地羞涩一笑，咬字清晰，分外有力地问：“阿楚哥哥，我看我们同学的姐姐十八九岁没谈恋爱，都被家人逼着出去相亲，唯恐她们嫁不出去……燕陈姐姐都二十五岁了，而且是二婚，至今还没有男朋友，您都不急吗……”

被小孩子逮着这个问题追问是个什么感觉？惊讶？暴怒？无奈？不不不……确切地形容，就像是上厕所你带了打火机和烟，却没带手纸一样，燕楚唰的一下就傻眼了。

阿水蛮认真的，继续问：“阿楚哥哥，您让我问您的……我就好奇这么一点……我听邻居家奶奶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门亲。您这样煞费苦心地和姜大哥作对，真是燕陈姐姐的亲哥吗？”

一发凉飕飕的冷箭，狠狠地戳在燕楚的心窝窝，姜玥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。就连姜薄东，眼里也有隐忍不住的笑意。

“唐阿水！”燕楚脸都黑了。

“哥……你自个儿说了不生气。”燕陈突然过去，拦住了暴怒中的哥哥。

“我说了吗？”虎着脸，燕楚气呼呼地扭头。

“是啊，说了。”隐忍着笑意，姜薄东清润润的眉眼写着说不尽的柔和，抿唇点头。一连骂了好几句，燕楚的尾巴都要冒烟了。

唯姜玥笑得都快要满地打滚了：“哎燕楚哥哥你刚不是问我是不是二哥的亲妹妹吗？现在感觉如何啊？”

“你还笑！”燕楚恼羞成怒。

“笑，为什么不笑，哈哈哈哈……太好玩了！”姜玥抱着肚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阿水还蛮无辜的，缩着小脑袋，抓住作业本头也不回地往楼上跑，一边跑，一边还小小声音嘟囔着，补足七七四十九刀：“我就说了阿楚哥哥一定会生气的，阿楚哥哥还说不会和小孩子生气，什么嘛，骗人的啦……燕陈姐姐，我作业写完了，先去休息了……”

见好就收，咱们的精灵鬼做坏事，绝对不留尾巴。

“燕楚哥哥，你告诉我啊，你是燕陈姐姐的亲哥哥？是亲哥哥吗？”姜玥好不容易止住了笑，拉着燕楚的袖子，看见燕楚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

被小家伙们这么揭短了，你说燕楚还好意思再去亮“灯泡”吗？黑着脸。小心眼的男人拎着姜玥的衣领子，气呼呼地往外走。

“啊啊……燕楚哥哥，你生气就生气，你别动手啊，你要是把我人道毁灭了，我哥会给我报仇的！”

“吵什么。”某人不开心地掷出一句。

“哥……救我啊！”抱着复式别墅客厅里的柱子，姜玥吓得

花容失色，生怕被丢出去卖了。

“闭嘴。”

“我……”嘴巴一撇，眼见姜玥要哭。

燕楚脸拉得格外长：“你们不是说老子灯泡太亮，老子就给你们点相处的时间，没缘分就是没缘分，别以为老子不当灯泡不放光，你们就能顺理成章啪啪啪！”

“燕楚哥哥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请你吃火锅。”板着一张娃娃脸，燕楚没好气地丢出一句。

“阿咧，涮羊肉？”一提到火锅，刚才还哭爹喊娘叫得跟丢了钱包似的姜玥小姑娘眼睛都亮了。

“胖死你吧！”

“没事，我体质好，多吃不长肉。”拉着燕楚往外冲，姜玥小姑娘乐坏了。

燕楚这么合作，连姜薄东都没想到……仿佛只在刹那，天山同色，风烟俱净。

墙壁上欧式仿古太阳装饰的华丽挂钟还在嘀嘀嗒嗒，记录着燕陈和姜薄东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从相识到相处，从相处到相知。似一瞬，却又仿佛走过了一个世纪那般漫长。

在利比亚会所，在喧嚣生动的四合院里，在灯光璀璨的晚宴上，在充斥着消毒药水的医院，在这栋复式公寓相处时的每分每秒。椿木家具，手工雕刻，纷繁花卉，石藤如野。你在这儿，我也在这儿，一眼万年，在看见燕陈的那一瞬间，姜薄东忽然觉得自己为她无论多累多辛苦，唯两字——值得！

因为室内有暖气片，燕陈穿得并不多：一件真丝的黑衬衫，

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。袖口撸到了手肘处，没系扣子，从袖沿散发出一种淡雅又好闻的玫瑰香，而那布料松松地擦过设计纸，却又露出了伶仃洁白的手腕。

不知是光影之间的错觉，还是泛滥不止的思念……姜薄东总觉得今天的燕陈格外诱人。手腕处伶仃的尺骨柔柔弱弱，胳膊又细又白，仿佛罗浮宫华美的堡垒上方乳白色的云彩，让人眩晕。

只看了一眼，姜薄东就觉得心里似有人坏心地拿着羽毛，在他心口最敏感柔软的角落，挠啊挠，挠啊挠。

喉结忍不住滑动了一下，灼得他浑身都像是被炙热的烈焰一簇簇，不安分地点燃了一样。轻咳了一声，他艰难地挪开焦在某一处柔白处的复杂目光，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无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燕陈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

他这几天连日连夜地奔波，明明疲倦得一塌糊涂。见到燕陈之前，姜薄东可以肯定就算是哪国公主在他面前跳脱衣舞，他都不会有一点的反应。可他只是看了燕陈一眼啊，甚至看见的是衣冠得体，这么温和清淡的燕陈……他居然起了不合时宜的反应。不自然地闭了闭眼睛，不知道是脑子里哪根弦罢工，他明明只想和燕陈说说话。脑子里浮现的画面，竟然是妖精打架的AV版……努力想平复自己的心情，连呼吸都不自觉的粗重起来。

他听见燕陈笑着打趣：“你眼皮底下黑乌乌的……怎么像我哥打牌熬了好几个晚上似的？”

“如果我是赌场上的瘾君子，你嫌弃吗？”

“你猜。”燕陈抿唇笑道。

还以为闭上眼睛，就能抵挡住这个没心没肺小女人的无心诱